



边看边聊

整理旧物,从箱底翻出一支录音笔,这是一支珍藏多年的录音笔,里面有一段录音,那是我大学毕业前实习时给学生们上第一堂课的录音。

打开录音笔,一遍又一遍地播放,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美丽小镇的那所中学,让我不由得想起与学生在一起的快乐时光,想起那里的人和事。

大学毕业前的实习,我去了一所镇中学,在那里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记得那年秋天非常美丽,瓦蓝瓦蓝的晴空,偶有几缕浮云掠过,太阳在赭黄色的大地上流泻着金光,镇里的那条小河干净得像镜子一样明亮,天气不冷不热,正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乡亲们一年一度最紧张、最欢乐的季节,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里。

因为作为实习老师第一次给学生上课,生怕上不好,上课前我反复模拟练习了好多遍。为了检验上课效果,更为了给自己留

个纪念,我用录音笔把这堂课录了下来。由于准备充分,学生也很配合,这堂课得到指导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。

转眼间,两个月的实习就結束了,我与学生们都很不舍。为了留住这段记忆,我收藏了实习时留下的不少物件,包括学生给我的留言,与学生的合影,当然也包括这段录音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搬了好几次家,很多旧物都丢了,但实习时留下的这些物品我却一直保留着。看着这支珍藏了很多年的录音笔,听着这段大学实习时的录音,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与朋友月下听鼾声的录音故事。

那时我还在湘西南的一座城市里生活,也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天空像洗刷过一样,没有一丝云雾,蓝晶晶的,月光如银,又新鲜,又明亮。应朋友邀请,来到他在城里的清雅小院。院子整洁、简朴,给人一种幽美、恬静的

感觉。

我和朋友在小院里天南地北地聊,后来聊到他的父亲。他讲了关于父亲的故事,给我放了一段他录下的父亲的鼾声。朋友说他是听父亲的鼾声长大的,于是录了一段带在身边,经常拿出来放给自己听。他说每次听,仿佛父亲就在身边。他还说世间好听的声音有很多很多,但他总觉得在这千千万万的声音里,没有一种声音听起来能比父亲的鼾声让自己更温暖。

一段录音之所以要珍藏,很可能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件物品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可能是一种家风的传承,也可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,记录着我们的成长和变迁,记住曾经的时光,感受着快乐与美好。

这又让我想起那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与一位华侨交谈的故事。这位华侨是我的同乡,得知我到

西班牙,特意来宾馆与我聊了很久。他到马德里已经20多年了,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水土、生活习俗,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,也已把马德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思乡之情却愈来愈浓,只要有家乡人来马德里,他知道了都会来见一见,聊一聊。他说他小时候在老家特别喜欢听雨,有一年回老家正好碰上雨,他就掏出手机录了一段雨声。回到马德里后,他常把这段在家乡录的雨声放给自己听。每次听这富有节奏和韵律的雨声,他仿佛也回到了童年在老家听雨的那段难忘的时光,回到了万里之遥的故乡。

有一些收藏品,在别人眼里,或许不起眼,甚至到早就该丢掉,但它们也许隐藏着一段不愿透露给人的记忆,写着一个珍藏心底多年的温暖故事。我想这支珍藏多年的录音笔和录音笔里的录音,以及朋友录下的鼾声、那位华侨录下的雨声,亦是如此。

天气预报一周前就告知11月26日有雪,中到大雪,从一周前就在倒数着日子迎接雪花到来。这天一起床便拉开窗帘,彼时天色尚未大亮,但窗外已是一片银白世界,在昏黄的路灯下微微闪着莹莹的光,欢喜自语:“呀,真的下雪了!”

叫女儿起床,说一声:“快看,下雪了!”比什么花式闹钟都有用,比什么催促话都好使。她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,奔到窗边去看雪。地上铺着雪,空中飘着雪,如梨花,如白蝶,如絮絮。她欢呼着:“太好啦太好啦,终于下大雪啦!”穿戴上特意迎接新雪而买的新衣新鞋新手套,女儿迫不及待要去踏雪、冰雪、赏雪,去捧雪、扬雪、玩雪。

下楼推开单元门的刹那,眼睛便被雪光映得雪亮。扑面而来的寒风冷意,扑鼻而来的清冽空气,扑鼻而来的脆亮鸟啼,真让人提神醒脑,耳聪目明。门前已有一行错落的脚印,这是早行的邻居留下的。女儿伸出脚小心翼翼踩在一处天鹅绒毯般的新雪上,那轻微的吱吱声,让她立刻咯咯笑起来,兴奋奔跑起来。

这是长春今冬的第一场大雪,这样的雪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初雪”。今年的初雪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,是迟于小雪节气之后才姗姗而来的,比去年的初雪晚了将近四周,其实在正式登场前,她已有过两次犹抱琵琶半遮面

的试探。一次是11月初女儿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,稀疏的雪花惊鸿一现,引起孩子们的一阵雀跃追逐,它却脚尖轻轻一点就溜走了。一次是11月中,雪花轻歌曼舞了一小会儿,地面还没变白,她就悄悄抽身离去了。

我总是以初雪的正式到来界定冬日的正式到来,每年我都用心记录初雪降临的日子,用文字,用照片,用视频,要说雪在塞北并不稀罕,它年年不缺席,它偏宠这片土地。然而即便是塞北,初雪也永远有着特别的意义,永远值得热切期待。初雪过后,有雪相伴的日子将会持续小半年。整个冬天和春天,旧雪未融,新雪又至,一场雪连着一场雪,一层雪盖着一层雪,轻盈如梦的雪,洁白晶莹的雪,铺天盖地的雪,穿越千年的雪。

雪把大地打造成了温馨静谧的童话世界,打造成了意境深远的水墨画。雪也把每个人变成了爱撒欢的孩童,变成了有创造力的雕塑家、画家、诗人。你瞧,有人以积雪为石膏或彩泥,堆雪人、堆萌宠、堆卡通角色;有人以雪地为画板,画动物、画爱心、画花鸟、画笑脸;有人以雪地为纸笺,写下相恋的蜜语甜言,写下美丽心情,写下友谊,写下思念……

雪花飘,无声似有声。雪花落,有形似无形。雪落在雪上,雪隐入雪中,像水汇入水,像云聚成云。初雪姗姗来,寒冬心花开。

初雪姗姗来

易玲

这两天在读马尚龙老师的新书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,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细节。读着读着,就会有点头“哦”两声的回应。他的观察很特别,分析也很特别。

内地的第一座红绿灯出现在上海淮海中路瑞金路的路口,他说红绿灯是上海秩序的象征,而且渗透到了上海人的做派中去。“红灯停,绿灯行”,是个体服从与社会保护的契约精神。他用动物比喻城市,上海像是温良勤勉的领头羊,深圳像是东非大草原上一年横渡马拉河的角马……仔细想想,有点意思。

“上海历史”的播客,一定也非常有趣,书里的那些细节,是上海历史的很好注解。

这些年,陆陆续续看过一些马老师写的“上海系列”——《上海女人》《上海男人》《上海制造》《为什么是上海》《上海路数》。他的书有强烈的个

位,确实如此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……各司其职,又相互交融,可能某一天,自己也会变成其中一“老”。

二是这本书的文风多了一种表达,从冷峻的思潮中又切换到了柔软感悟,最后章节“领唱/记忆”就是如此。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是马老师和侄子马骥远合作完成的,他们用各自的视角看生活的城市,前面部分都是理性的观点,最后一部分是马家的亲情故事。我曾问过马老师,这个章节和前文的风格截然不同,为什么要安排在文末?他说,这是个附录,因为很想告诉大家这本书如何创作,为什么而创作?他们叔侄俩怀念同一个人,也就是马尚龙的大哥、马骥远的父亲——马尚贤,所以才合作完成了这本书。一段兄弟情,一段父子情,温暖的亲情兜兜转转,让人看了潸然泪下。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马尚龙老师在《上海女人》

初秋,我和朋友驱车从三明市区出发,穿过市郊陈大镇,沿峻峭的山谷峡谷蜿蜒行驶不久,停在半山一幢颇具福建地域建筑特色的两层砖木小楼旁,门檐上“金丝湾文学馆”六个大字映入眼帘。放眼四周,四面环山,嵯峨蔽日,文学馆犹如一位宁静的少女,微含着湿“坐”在黛色、清幽的瑞云山怀抱中。

金丝湾位于福建武夷山脉瑞云山南麓,山峦叠嶂,原是集原始森林、天然次生林、人工林、果园、茶园等为一体的陈大林场,因曾有成群的五彩金丝鸟抵临栖息而得名。金丝湾文学馆是现代诗地缘美学部落“三明诗群”的创作研究园地,诗群形成于1984年,由著名诗人蔡其娇倡导而成。打开诗集《三明之美》,我读到了著名诗人舒婷的诗篇《起飞》:“……刚覆上羽衣,冲天而起的欢乐,顷刻颤抖为云端长叹,丰润舒展的秀腿劲翼,原是三位芳心颤栗的少女……起飞,起飞……晕红在小城晨妆的明镜里。”舒婷将三明喻作三位少女,这三位少女是谁?诗人没有说,诗歌从来是只能意会,不能言传。但我从著名诗评家谢冕的《三明之美》序文中意会到了这三位少女,她们是明亮、明快、明丽“三姐妹”。谢冕先生说:“明亮、明快、明丽。写下这六个字,我被自己感动了。我找到了对三明诗歌环境和氛围最简洁,也可能是最恰当的概括。”

徜徉在文学馆内,捧读一本本诗集,极目远眺崇山峻岭,这山、这水、这树、这鸟,因与三明诗人创作的那一首首美妙诗歌情景交融,深深嵌入了我的心灵。

中写过他的母亲,写他们日常的母子生活,母亲的生活态度和待人接物,是他写“上海女人”的底色。有一段说母亲知道他出书,戴着老花眼镜,再加持放大镜,慢慢地看。这让我想到自己的外婆,她没有文化,读不懂我写的文章,但杂志中有我文章的那一页,她都捋了角。她们或许是同一种“上海女人”。在《上海秩序·深圳气质》中再次看到马家人的故事,特别感动,尤其是文末那一句,直戳心窝:“2024年,这一年是马尚贤去世30周年,也是母亲诞辰100周年。”轻轻点题,就是人生的闭环。马老师的感性从始至终,隐藏着很深。

普通人的一生就是历史,你中有我。原本只是附录,没想到却成了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的高潮旋律,久久回响,让我忍不住鼓掌。

把这套标准套在了小朋友身上,却忘了曾经的我们也是孩子,也有自己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,一切都是最初的模样,没有藩篱没有束缚。

当我们观察小朋友的世界,会看到小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制定规则。成年人或许认为,这个过程漫长而反复,简直毫无意义。可对于小朋友来说,这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。小朋友会在反馈中修正认知,会在重建中开拓思维,会在较量中强化沟通……这个过程或许曲折,可收获却是多方面的,甚至是受益终身的。在他们的天地里,新奇事物就像千奇百怪的植物一样,一株株地冒出来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小朋友会一步一步地走上前去,探个究竟。慢慢地,足迹就踏遍了每株植物。倘若镜头拉得再高远一些,我们会发现小朋友竟然在大地上织起了一张网。这张网,就是小朋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思维。尽管这张网凌乱而复杂,却是小朋友在探索中建立起来的,撑得起小朋友的未来。正如《菜根谭》中所讲:“事理自悟明,意兴自得妙。”

学习规则固然重要,比方说道德规范、法律法规等等。扎好这道篱笆后,我们还是要在这片天地归还给小朋友,让他们尽情探索。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祖国山水胜境陶冶了徐霞客的情怀,一代游圣也为大江南北山水流芳。在近四百年之后,霞客打卡地是否“风景依稀似旧年”呢?

《滇游日记三》崇禎十一年(1638)九月二十九日日记——“余既至甸头村,即随东麓南行。一里,有二潭渚东涯下,南北相并,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。岸中开一隙,水由北潭注南潭间。潭大不及二丈,而深不可测,东倚石崖,西濒大道,而潭南则祀龙神庙焉。”徐霞客记录中的“甸头村”现在何处?其实,《游记》前文有过记录:“有村倚麓西而庐,是曰甸头村,即邵甸县之故址也。”

邵甸县的设置始于元初,元宪宗七年(1257)置邵甸千户,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1275)改邵甸县,后属嵩明州,治所在白邑村(今云南昆明市嵩明县西三十三里白邑)。《元史·地理志》有云:“名为束甸,以束为邵。”明太祖洪武十五年(1382)后,废邵甸县入嵩明州。民国《嵩明州志》卷二《村屯》著录“甸头”为“西界七十六”村屯之一。此村屯至今方位依旧,且名称未变,辖于今云南昆明市嵩明县阿子营乡。

至于文章记录的“龙神庙”,是否原名,方志未见著录,《徐霞客游记》的两种全注本也皆未注出。“龙神庙”的前世今

究究竟如何?其实,“龙神庙”就是“黑龙宫”,位于今云南昆明市嵩明县滇源镇龙潭营村南。

“黑龙宫”祭祀龙王,旧时人们笃信龙王可消弭频发的水患,保一方平安。民国《嵩明县志》卷五《輿地·水系》著录“黑龙潭”称:“黑龙潭,在县西四十五里龙潭营南,潞东山下,西濒大路。潭有二,南北相并,中有岸丈许隔之。岸上建房制栏,呼为鱼楼。岸中开一隙,水由北潭注于南潭,合南潭之水从南泻出,惟北潭之水不仅注于南潭已也。又分一股从北沿山麓流出灌龙潭营,所谓黑龙潭倒流者也……其水清冽,四季无甚增减,灌溉龙潭营攀龙村等八村。八村士民每年于三月龙头日,讽经演戏于其中,以资报赛。”这一记述比徐霞客的游记更为详尽,但文字近似。是否民国《县志》借鉴了《游记》文字,值得玩味。

据记载,明武宗正德十五年(1520)、清仁宗嘉庆九年(1804),黑龙宫曾经重修,今存正殿龙君殿、财神殿、观音殿、南北厢房以及娱神之设的古戏台等建筑。内有清泉二潭,可印证上文“有二潭渚东涯下”的记述,现为昆明市重点水源保护点之一。1993年1月,黑龙宫就被公布为昆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你中有我

夏天

人风格,无论是观察角度,还是分析逻辑,都是马氏风格。读他的书就好像跟着他的思路走啊走,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想想,才能明白其中奥妙。但他的新书让我觉得易读不少,我想,这大概是两个原因。一是我的年纪大了,有了历练以后更容易理解马老师笔下的的人和事。比如他讲的“三老”,老领导、老法师、老实人。他们共同创造了上海秩序的人文支柱,让上海变得更有秩序。环视自己工作了20多年的单

